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統治者

(七)

哈代
杜衡
著譯

統 治 者

(七)

哈 代 著
杜 衡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二景

古羅尼亞前面

從北面的空中，在那座稱爲海庫拉斯塔的燈塔的頂上，在那一條古羅尼亞城所在地的地舌的尖端上，向南望去，就可以望見那背後的城市，港口，和小山；至於大海，那是在看客的背後。在前景中，最顯著的東西便是那一座矗立在港口之上的古城以及那城裏的白色的高塔和房屋。那個新的市鎮，屋子都粉刷一新，是在大城的下面，甚至在這麼個陰暗的冬季的下午，也是顯得那麼光耀的。再遠一點，在那此刻是擠塞着大大小小的不列顛運輸船的港口後面，是一串低低的，似斷似續的小山，中間由一些籬笆和石牆分隔着。

在這裏面一帶低低的小山後面一哩遠的地方，卻可以看到外面還有一串更高的山峯整個

的臨視着那一帶小山。在這一帶山峯後面，卻除了灰色的天之外，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啞場

在前面所說起的那裏面一帶小山上是駐紮着少數的英吉利軍隊，總共祇有極可憐的一萬四千名步兵。他們正在那裏排着戰陣：霍普的分隊是在左邊，拜德的是在右邊。沛吉特卻帶着他的後備軍駐紮在他們後面左邊的隙地裏；在後面更遠的地方的弗雷塞的分隊，卻顯出在右邊的稍稍高出一點的地帶上。

這一些在困難中的軍隊，現在卻顯得並不是那些在退卻的時候像流民般散漫的逃亡着的人們所組成的。但實際上，他們卻就是那些人，他們現在突然變得強硬，又因為終於能夠不向敵人屈伏而變得極守紀律了。他們像是兩行木樁做成的欄柵，但因為人數太少，纔萬不得已而在好些地方留下了許多缺口。

在這些紅衣的軍人的頭上，在外面的那一團山上，可以看到有二萬名由蘇爾催迫着一路追

了過來的法蘭西兵士。他們跟那稀薄的幾行英吉利步兵比較起來，無論在地位上，或是馬隊和礮隊上，都佔着絕對的優勢。在這背景的左邊，面對着霍普，是由德拉波爾德和梅爾勒的分隊所組成；在拜德四周，祇由那個愛爾維那村莊來隔離着，排成了一個可怕的弧形的，便是麥爾美的分隊，拉烏賽和羅爾什的輕騎隊，以及弗蘭契斯奇的馬隊；在最高的地方，還有一座包含着十一尊重礮的礮壘在擊射着整個英吉利的陣線。

時間是將近兩點鐘；不久以前，法蘭西前線上正起着一陣活躍的動亂。我們可以看到有三行軍隊從他們的陣地上移下來，第一行走向英吉利陣線中的最薄弱的大衛·拜德爵士的分隊，第二行走向中部，第三行走向左翼。從礮壘上打下來的轟擊，同時還在掩護着他們的前進。

接觸開始了，英吉利兵被敵人的礮隊一排排的打下來。兩軍在他們之間的峽谷中的村子裏交着鋒，戰鬥是越來越猛烈了。

我們可以看到約翰·謨亞爵士在灰暗的天幕下騎着馬奔向前線去。

憐憫之精靈

我像在上面那個城中清楚的顯現着的

那座聖·加羅斯花園裏幻想似的看見了

他的名字，日期，和那偉大的事業，都這樣

像一座紀念碑似的很清楚的標刻着了，

但現在，這事業卻還是不固定的幻影哪。

年歲之精靈

這幻象祇能當做猜度，不能完全相信的。

當謨亞達到了前線的時候，弗萊塞和沛吉特卻移向右邊去，在那邊，英吉利方面是最受到嚴重的威脅的。一粒葡萄彈打掉了拜德的手臂。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他便被擡到後方去；同時奈比歐游擊也不再看見了，他已經做了敵人的俘虜。

這些不幸的消息傳到了約翰·謨亞爵士的耳朵裏。他卻衝到更前面去，親自率領着第四十二軍和一隊近衛軍；那一隊近衛軍都在鎗上裝好了刺刀，把敵人逼了回去。謨亞在鼓勵他們前進的時候的姿態，是非常激厲的。被追趕着的追兵和約翰爵士本人，現在都走到了小山背後去，不再看見了。啞場完畢。

觀點移到了英吉利陣地的最近的後方。一月上旬的薄暮已經開始在散佈着它的陰影，一陣陣悲慘的喊聲從謨亞和前進的軍隊開進去的那小山背後傳出來。一些散兵在陰暗中走着。

第一散兵

我知道的，他是吃到了礮彈了；我向全能的上帝禱告，希望他不會就這樣死了呀。

第二散兵

還是讓他死了吧。他的肩胛已經給打得粉碎了。因為大衛爵士受了傷，約翰爵士便焦急着怕

右方會失陷，因此他纔衝上去，想拿它守衛得更嚴密一點。

第一散兵

無論如何，他還是不能使你嚴守陣地呀。

第二散兵

你自己也是一個樣子。

第一散兵

真的，對於一個祇有一條性命而沒有鎗桿子的人，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因此，我覺得還不如躺在地下，讓他們搬回到後方去的好。一個人不見了鎗桿子，是不能仍然照樣的打仗的，我倒底也不是一個不知死活的莽漢哪。

第二散兵

我因為失掉了鎗彈匣子，我也就跟你一樣了。如果你還有着你的鎗桿子，我也還有着我的鎗彈匣子，你知道，咱們現在一定還是在那邊呢！咱們之所以不在那邊打仗，那完全是政府的錯處，因

爲他們並不給後備軍供給一些新的鎗械。

第一散兵

當他帶領着我們去衝鋒的時候，他是怎麼說的？

第二散兵

『第四十二軍呀，你們要記得埃及！』我親耳聽見過這樣的話。真的，這就是他的嚴格的教條。

第一逃兵

『要記得埃及。』不錯，我是記得的，因爲我以前也在那兒……真的，現在恐怕馬上就要退卻了！

第二逃兵

你聽我說。『第四十二軍呀，你們要記得埃及，』他是眼看着向我們擊射的法蘭西礮壘這樣的對我們說的。接着，便看到他從馬背上給打下來，仰天的躺在地下了。我記得埃及，同時也記得剛才發生的事情；我記得很熟，就是那城牆上的路徑都至今還非常清楚呢！——哈定格隊長正近在

他身邊，一看見便跳下馬來，他和他隊裏的一個人把他擡着，現在是在把他擡回來了。

第一散兵

可是，無論如何，現在可又要退卻了。記得埃及好！

〔第一散兵下。〕

第二散兵徘徊了一陣子，然後突然跟着第一散兵走去。安得生總兵和其他一些人匆忙的上場來。

一軍官

拿一條毯子來，一定要把他擡着纔好送回去。

〔聽到吶喊聲。〕

安得生總兵

這就是表示我們快要勝利了！祇要命運

肯收回了這最後一次打擊，現在這時候，

就可以看到昏沈的天上現出顆明星了！

〔下。〕

在昏暗中，六名第四十二軍的兵士手擡着約翰·謨亞爵士上場來。哈定格隊長走在旁邊，扶住了他。他暫時被放下在一垛牆的蔭蔽處，他的左肩已經給打掉了，手臂由一絡筋肉懸掛着。格雷漢總兵與烏德福德隊長同上。

格雷漢

烏德福德，這傷是非常嚴重的。你快些

騎上馬去找位醫生來，就把那看護着

大衛·拜德爵士的醫生找一位來也好。

（烏德福德隊長下。）

他的血流得這樣快，這樣多，我真怕他

會流血而死去，根本就來不及救治了！

哈定格

現在也沒有醫生，我來替他止止血吧。

（他把自己的腰帶褪下來，努力替他在受傷處捆紮着。謨亞微微一笑，搖着頭。）
血還是一點也止不住！那傷口太大了。
大得幾乎連一個人都可以鑽得進去！

一名兵士拿着一條毯子上來。他們把謨亞擡到了毯子裏去。正在擡進去的時候，他的始終佩在身上的刀的把鈕忽然穿到了他的創口裏去。

我把這把刀解掉了吧——它會碰傷你的。

（他開始解着刀。

不要。隨它去吧！反正總是這麼回事了。
我希望能够佩着腰刀在陣地上死去。

哈定格

你的聲音還很康健。這聲音在預言着
你馬上就可以復原的。

謨亞（悲慘的看看他的創傷）

哈定格，不會了：

造物者是不放鬆的！我的肩胛沒有了，
這左邊是差不多連肺部都快露出了。
現在，我充其量也祇有幾分鐘好活了……
你們能不能把我擡過去，讓我再看看
戰事究竟進行到怎樣。

哈定格

可以，約翰爵士——

再走上幾碼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見。

他們把他在毯子裏搬到了比較高一點的地方，把他擡起來，讓他可以看見那峽谷和戰事的進行。

謨亞（愉快的）

他們彷彿在前進了。是的，是在前進了！

約翰·霍普爵士進來。

啊，霍普，我個人的傷勢固然是非常糟，

可是那邊的戰事卻進行得很順利呢。（握着霍普的手。）

你不要走，我談談話可以忘記了痛苦，

你也可以對我講講——法蘭西兵退了嗎！

霍普

我親愛的朋友，他們在慢慢的退卻了。

謨亞（他的聲音軟弱起來）

我希望英吉利這一次——能够如願以償——

我希望我的故鄉一定——能够替我復仇！……

我把克勞福德派到了奧倫斯路上去，

那是一個大錯誤。但如果我不派他去，

波納巴特卻會從那邊向我們進逼的……

霍普

如果蘇爾是在路戈鎮那方面來應戰，
那就好！我們可以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謨亞

是的……不過我是從來沒有碰到好運氣過，
就是蘇爾從那邊來了，也是沒有用處的。

我雖然也有過好運氣，但是，（悲憤的）卻總每一次
都是連帶着各種各樣的，很不幸的事情……

啊，這樣對於一個垂死的人是不適當的；
我們這些人，誰都是抓在命運的掌心裏，
我所受到的磨難，還不能算是最大的呢！……

照理，查拉戈查被圍的情勢一定很兇險，

如果真是這樣，我真替這個地方擔心呀。